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太平天國資料

鄧之誠等編  
謝興堯

五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太平天国資料 第六冊目錄

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四)

小滄桑記	姚濟	四一
覺夢錄	曹晟	五三
梟林小史	黃本銓	五三
談浙	許瑤光	五五
兩浙庚辛紀略	陳學繩	六二
杭城再陷紀實	華學烈	六五
難中記	張爾嘉	六三
粵逆陷寧始末記	陳錫麒	六四
花溪日記	馮氏	六五
虎穴生還記	顧深	七九
湖變紀略	姚謔	七七

儉德齋隨筆……………胡長齡……………七三五

越州紀略……………隱名氏……………七三五

夏蟲自語……………楊德榮……………七三五

虎口日記……………魯叔容……………七三五

寇汀紀略……………曹大觀……………八〇五

第三部分 外人記載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附米赫士跋……………美·羅孝全 簡又文譯……………八一九

太平天國起義記……………瑞典·韓山文 簡又文譯……………八二九

英國政府藍皮書中之太平天國史料……………曹墅居譯……………八七九

一 平軍紀事……………晏瑪太 簡又文譯……………九一九

天京遊記……………宮禮賜 簡又文譯……………九四三

小刀會佔據上海目擊記……………晏瑪太 簡又文譯……………九五九

小刀會首領劉麗川訪問記……………羅孝全 簡又文譯……………九六五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太平天国資料 第五冊目錄

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三)

鳳鶴寶錄	.....	胡潛甫	.....	一
鳳鶴小草	.....	胡潛甫	.....	二三
蒙難述鈔	.....	周邦福	.....	四
遭亂紀略	.....	解 澧	.....	八一
從軍紀事	.....	卞乃譚	.....	八九
揚州禦寇錄	.....	倪在田	.....	九
六合紀事	.....	周長森	.....	一〇
癸丑中州罹兵紀略	.....	陳善鈞	.....	一七一
粵匪陷臨清紀略	.....	馬振文	.....	一七七
金壇見聞記	.....	強汝詢	.....	一八九
金壇圍城紀事詩	.....	于 桓	.....	二五

東南紀略	佚名	三二七
紀(無錫)縣城失守克復本末	施建烈·劉繼曾	三三九
蘇臺麋鹿記	潘鍾瑞	二六九
劫餘雜識	李光霽	三〇七
吳清卿太史日記	吳大澂	三三五
海虞賊亂志	顧汝鈺	三四五
常熟記變始末	譚嘯雲	三九七
守虞日記	譚嘯雲	四〇五
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	徐日襄	四二一

鳳鶴實錄

據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鳳鶴實錄

桐城虎口生胡潛甫著

咸豐二年秋八月，巡撫蔣文慶頒示各邑編練鄉團。

楚北戒嚴，巡撫蔣文慶札行各縣修整城垣，編查保甲，每家出一人具器械，練爲團勇。

十月朔日，城設平安局，以備不虞。

初聞賊之竄楚也，馬樹章、馬星曙采買鋼鐵，延甘紹盤監造鎗炮於西郊太霞宮，城人非之，譏其遠慮。至是巨室奮起，倡捐錢五千串有奇，北鄉王善懷假銀一千兩。時訓導來蒞任，因設局於學署中，稟請前直隸布政司光聰諧前工部都水司馬瑞辰主持局務，馬樹章、光聰、馬星曙、吳孫謹副之，首議守城，籌資募勇，凡納糧米六擔者，養勇一名，每日給勇飯食七十文，局給勇工五十文。乃選五百人，舉馬三俊、張勳、胡大新管帶，覓偵探，造火藥，製旗幟、刀矛，聘教師，於明倫堂分隊練習，六城派保董逐日稽查，每城養守勇二十人。十一月二十一日，楚北陷，衆議沸騰，論移家者多，論守城者少。臘月，養勇者悉避入山中，賴局多方支撐，勇未渙散。

三年癸丑正月十八日，狼山鎮總兵王鵬飛棄安慶奔桐，二月署巡撫周天爵奉旨置王鵬飛於法。

狼山總兵王鵬飛統山東諸軍守安慶，十七日南風大作，日色無光，楚賊飛舟順流而下，聚於皖城南岸，守兵萬餘人驟潰，城旋陷。鵬飛於四鼓單騎奔桐城，參將嵩瑞從之，潰軍沿途剽掠，次午至桐，紛紛集東郭外，

旋入城，聚局索米，又稱假餉，啓縣庫搜銀，勢甚洶洶。數百年民不知兵，一時驚恐閉市旅。縣令宋恪符駐紮未返，縣丞陳建章、典史王廷基莫知所措。馬三俊趨謁鵬飛，白及叢立，乃慷慨謂曰：「安慶之失，非賊悍強，將軍身擁重兵，不戰自潰，今進未能恢復，退未可能保全，又縱兵恣擾地方，竊爲將軍不利。桐乃皖北鎖鑰，昔稱堅城，不若招撫潰軍，據而固守。我輩毀家抒難，誼所難辭，倘桐可無虞，益壯舒廬之氣，由是進圖安慶，何難以功掩罪乎？」鵬飛然其言，召諸弁馳馬環禁，卽上書制府，固請留桐，遂延鵬飛嵩瑞於東嶽廟中，局籌給米百擔。張勳言：「明季遭流寇之變，城幾陷於守兵，今蹈其轍而不知，更引狼子爲心腹，倘外患未熾，內患先萌，非桐人之福也。」胡大新言：「今日情形，與明季流寇不同，今安慶已陷，唇亡齒寒，距百里之遙，恐莫保朝夕，能守禦則賊不敢乘危，能招撫則民不至受害，有此二者，實目前之善策也。」於是同事奮爭，不能立決。十九日，竊傳賊將至，潰軍俱潛逃，舉城倉皇，齊自宜民門出避，棄物失履，擁塞呼號，城如懸磬，日暮稍定。光聰諸馬瑞辰乘輿環慰，遇人卽告曰：「今日之警，實誤傳也。」後探賊已下金陵，人心益恐，而距城六七里外，土匪蜂起，伏路害人，牛浦潭僞賊劫客船，天寧莊乘亂搶典鋪，向局訴者接踵而來。二十二日，馬三俊、張勳、胡大新率勇三十隊，偕把總劉恂恭詣關帝座具疏，其略曰：「生逢離亂，世受國恩，戮力同心，共抒義憤，城在與在，城亡與亡，有如此盟，神明默鑒。」祭畢歃血，相對下淚，觀者莫不吁嗟。西典王宗文立助餉一千串，由是巡緝益密，殺土匪數人，遠近漸安，局有起色。署巡撫周天爵駐宿州，遣都關劉聯陞阻潰軍於舒城之南樊，凡載輜重者悉殺之。二月初八日，命卽墨營參將劉玉豹、舒令鈕福疇臨桐，奉旨戮王鵬飛於縣倉之前。後山左潰兵隨張熙宇守集賢關，過桐莫不赴鵬飛殯所泣奠。

二月，楚勇三千人赴揚州，逗留三日去。

副都統勝保，直隸提督程綬一本作程清綬守揚州，調楚勇三千人前往。二月十六日自西道至桐，勇多裹巾服紅，羣疑賊偽充，驚怖不定，局引寓古寺，不可盤踞東南店中，管帶者先行，勇詐稱缺餉，有以白刃，有以號衣，向禮和典質錢，愈聚愈衆，典懼赴局求救，撥勇十隊護之，幾起衝突。局勇與楚勇力敵，典恐釀成巨禍，厚賄勇目，至夜方安。次日，運載軍裝，遍拉鄉夫及車輛，贖者則釋去，甚至此勇釋而他勇復繫之，或執市人挾令代覓，臨行直取貨物。端（？）委宮國勳署桐，檄前令成福幫辦團練，署勇歸馬三俊。宮國勳多病簡出，幕賓之黠者，乃藉養勇事派捐，全市受擾，已捐得二千餘串，幸得成福爲言，始免。

太湖戒警，馬三俊督勇三十隊，會西十四保練士，鎮守小河沿。探賊千餘人，由黃梅入太湖境焚掠，馬三俊以太湖距桐二百里，宜出境往鎮之，使賊聞風不敢窺伺。乃與張勳選勇三百人，會西鄉十四保團勇，至小河沿扎隊，潛人連絡會練，饋豕犒師，兩邑訂盟，同心殺賊。五月十六日，探賊回楚，振旅而還。此一役也，勇負乾糧，各保絕無供應，且壯桐半壁聲勢，西士咸感道焉。

六月十五日，馬三俊、張勳、胡大新、文聚奎、戴鈞衡會練於峽石間，以鎮北匪。

舒廬之匪入桐境，嘗劫居民，馬三俊等率勇偕文聚奎等集北鄉四十保之練勇，會於北峽關，炮震鼓鳴，旌旗密布，號稱十萬，自此鼠雀遠颺。

八月，兵部侍郎呂賢基蒞桐，視察練勇，分別獎勵。

呂賢基旌德人，奉旨回籍督辦全皖團練，二十日蒞桐，館於北門試院，調鄉團赴轅操驗，酌賞功牌，以城勇

爲數甚微，諭各鄉必聽調遣。於是公議增勇，籌費於殷實之家，定以千租捐錢百串，邑有抗衡者，陰囑二三耆老阻之，凡前養勇諸人遂效尤觀望。時前令成福幫辦邑事，奮激登門，邑人約詣呂侍郎轅，連店主不敢與爭。

大學士琦善將陝馬步兵七千人援揚州，自潛達桐，設幕於東南沙灘。

琦善軍令森嚴，二十七日暮達桐境，設行營於東南郊曠地，馬兵駐東郊沙灘，不令一兵需索，但派局給草給薪。局恐人數浩繁，移東南鋪戶出城合辦，做營斗付米，備巨錢易銀，知陝人食麵者多，餽餅盈市，凡物集一方交易，定價賤於平時。又饋琦善士儀，弗受，夜謁見，禮貌甚優，且婉謝曰：「自過境以來，莫如貴局辦理之善。」

四月，巡撫李嘉端調漢中鎮總兵恆興投効千總宋毅，會同前臬司張熙宇守安慶集賢關。

巡撫李嘉端駐廬州，孝廉方正馬三俊上書言：「安慶無重兵，恐賊窺伺。桐爲皖北門戶，宜嚴守以固舒廬。」乃調恆興陝兵一百二十人，宋毅六勇五百人，會張熙宇守集賢關。初九日，留桐一夕。六勇效楚勇故智，入典質號衣，局稟恆興，斥宋毅懲禁，乃罷。

五月二日，金陵賊竄江西，泊皖城，集賢關戍師退桐境。

張熙宇守安慶，以城大兵單，退駐集關。賊首西王蕭朝貴，由金陵犯江西，路過安慶，泊舟迎江寺塔下，熙宇畏避，守兵退集天林莊。時縣令宋恪符乞病，縣丞陳建章代庖，知府牛鎮委貴州人劉兆彭攝邑事，聞此訊，即攜輜重帶勇匿山中。未一月，李嘉名稟訴，旋奉呂侍郎批示，有「世受國恩，毀家扞難，擁財慳吝，喪盡天

良一等詞，陳光輔張煒願出勸捐，累月未定。九月，囚犯九人越獄出逃，局勇緝獲之。

西鄉獲搶犯九人，繫獄已久，九月初五日三鼓，囚踰牆出，伏東錢鋪屋角，將劫資而逃。巡邏者聞鎖練聲，鳴金喊告，四鄰畢集，囚以瓦片傷人，遂超屋奪路登北城，投石如雨，勇至，以火鎗擊之，即繞城墜入東城，勇圍搜盡獲。縣令宮國勳以案未定，不能盡戮無辜，局人面稟呂侍郎，隨令巡捕監城守把總提殺九人於東郭。賊首偽翼王石達開踞安慶攻集關，張熙宇恆與力禦敗績，署副將庚□死之，官兵陣亡者六百餘人。

九月十四日，安慶賊攻集賢關，前二日，宋毅帶勇回六州，張熙宇恆與率山東兵千人，陝兵百人，廣勇五百人守關中，庚□率撫標左右營千人禦十里鋪，持戰一日，賊超嶺至關後放火，官兵奪關護張熙宇恆與出，副將庚□死之，有坐馬咆哮登峯頂，賊四促之不敢近，馬自撞石死。計陣亡兵勇六百餘人。張熙宇恆與欲守練潭，聞賊出關，乃夜奔城下，山東兵解散，陝兵僅五十餘人，撫標及廣勇約千三百人，附居鄉村，日索酒食。馬三俊知張熙宇不足恃，意在增勇並乞援師，延邑人赴關帝廟中痛哭與約，或能募勇，或願守城，各書名具疏，生死弗惜，但書名者無幾，籌費無着。張勳歃血神前，方持鷄於手，鷄已死去，有二烏棲殿樹，忽哀鳴向北而飛，羣料事不可為，其機已兆。又太霞宮神像，夜墜成灰，每夜四郊鬼號隨起隨沒，舉城達旦不寐，咸以城內將為棘壤，逐日播遷。

十月，安慶賊竄桐，焚練潭，張熙宇擁兵避魯硤山。投効勇目徐俊義帶北勇為前隊，馬三俊、張勳、胡大新帶練勇為後隊，禦賊南河，北勇潰，練勇敗，練城陷。胡大新、張勳退守北峽關，馳赴呂賢基行營乞救。

十二日，賊焚練潭，掠典鋪衣物輜重，盡搬入安慶城中，參將松安戍練潭，不知下落。十二日賊至，盤踞鎮中，署安慶府牛鎮寓城大甯寺。十三日有僕自西來，聞警密告，牛弗聽，囑勿吐，恐驚人心。署令王大經於初八日攝邑事，十四日已刻詣局點勇名，突有探錢益萬飛報賊及天林莊，時張熙宇駐心菴，張勳馳告賊至，乞發官兵堵禦，留練勇守城，熙宇佯爲探不真，隨擁兵奔入魯猷。前呂賢基命投効徐俊義募北勇八百人常川居桐，以爲接應，當聞警，整隊會馬三俊，禦於南河，探賊聚蔣家山，施放鎗炮藥熾，勇棄械東奔。練勇力單，初見賊百人方接戰，及大股雲集，黃旗蔽天，敗績，城旋陷。馬星曙在局遇賊，死之。廩生吳光，衣冠登明倫堂，賊怒殺之。先是婦女出避，前數日多接伴歸，迨賊入門，或自經，或投井，或被逼不從遇害。四鼓，賊喊令催人盡出宜民門，有貪城內重資密匿幽室而不去者。十五日微明，賊開刀殘殺，比戶搜洗，先則逢人卽及，後改牽至城頭劈死，由堞間推落，有乘其揮刀就勢自墜，賴積屍遮掩得獲生全者。日午封刀，三里外幸免，城中全家遭難或全家自盡者居多。前冕甯知縣張元偉，年七十，不屈，厲聲罵賊，爲賊劈腦死；前湖北巡檢馬先甲，端坐室中，引頸受刃，孝廉方正馬肇元，吳髮欲床以履擊賊，被刺死；又吳調鼎方飲酒，怒毆賊，奪及自刎；里巷之屍，賊悉搬棄諸野，縉紳之族，潛覓屍葬之。李隆，北鄉人，爲義舉代置木棺，三日收埋畢，計老少婦孺死者三千五百餘人。初，賊首傳殺呂妖，乃呂侍郎之謂，羣賊誤會，所以婦女遭難者多，斯二百年之大劫也。唐家灣距城五十餘里，依山傍河，縉紳之家多避亂於此，賊訪馬三俊踪跡，未得其詳。有姦民忌城人，願作嚮導，且謂金銀玉帛悉聽取攜。二十二日暮，引賊入山，山中久播賊信，嚮守者有警鳴金，當三鼓月色微明，遙見賊渡河甚密，卽鳴金吶喊，居民疾起四奔，數里許有嶺最高，識徑者俱疾往，幸避亂婦女服衣假寐，得

從土人眷屬逃出。有唐啞子，急不能言，沿門撞扣，突遇賊，手足失措，立殞於途。俄頃，賊發嘯聲，呼索妖頭馬三俊，三俊父瑞辰年八十，前工部都水司也，時假居唐氏祠，臥起，攜杖從容登堂，其六孫登瀛泣催速避，賊入，直刺登瀛死，辰以杖護擊不休，賊怒繫辰，行未半罵愈厲，賊曰：「此老妖利害。」遂刺死於山坡，賊乃焚唐氏祠，火光照耀如白晝。登瀛婦一女及其二兄嫂二女四兄一女五兄一子俱被焚死，其長兄之女抱嬰兒亦遭火傷，其男婦子女僕婢遭焚殺者二十有一人，賊搜其家，絕無資財錙重，乃擄三俊子並其二兄兩子，皆幼童也。有馬樹華者，前汝寧通判也，賊又執之，樹華素勁直不屈，賊回及殺之，其幼女抱父尸慟哭，賊吁嗟而去。諸生吳庭芬、葉杰同遇難。次日，賊回城，縛奸民剖其腹，且曰：「此害馬氏之賞。」後三俊上書福濟起義霍山，及三俊陣亡，福濟專奏，蒙邀襲典，三代四人俱建祠，三俊又建祠於舒，仰見皇朝優恤忠烈之至意。

二十八日城賊攻北峽關，戶部主事朱錫麒力戰死之。

恆興攜兵數十人入龍眠，適賊出搜山，即逾舒嶺奔廬郡，胡大新收勇集練，守北峽關。張勳赴呂賢基行營，哭訴張熙字臨敵逃避，賢基乃調朱錫麒督淮北勇一千人堵勳，又召舒練首孟雲霞率義勇一千人，又遣張勳持令截止張熙字一軍。二十八日城賊攻關，朱錫麒孟雲霞禦於白沙嶺，張熙字軍接應胡大新守關口，以防賊襲。我軍據嶺上，以排鎗擊賊，賊伏嶺下，隔半里相持。孟雲霞分軍欲由嶺左超賊後，廣勇乍矚，疑逢春借徑潛行，遂以旗轉招，大呼速退，前軍驚駭，疑賊自後來攻，望廣勇大旗向關奪路，錫麒阻弗止，賊蜂湧上嶺追之，敗績，錫麒馬不進，力戰死於田間。錫麒字臥雲，旌德人，素知韬略，隨呂賢基回皖督辦廬郡鄉

團，士人憐其忠，殮埋於關後，起節愍公墓。右張勳、胡大新馳報呂賢基於舒邑，聞巡撫江忠源駐六，即命偕往乞師。張熙宇自吞金亡，旋奉正法之旨。後恆興亦正法於六州。

十一月初二日，兵部侍郎呂賢基、主事徐啓山，殉難於舒館止水池。十一月初二日，賊攻舒，破之初，賢基有同年主事徐啓山、六州人，乞養歸有年，今隨轅幫辦團練。桐陷，賢基命徐行，徐曰：『負國之恩不忠，棄友於難不誼，公如死節，我忍獨生？』居舒館，內有止水池，先一日同以竿量池水，測其淺深，及賊來，俱赴池沒，有絕命詞二首。

咸豐四年甲寅冬十月，都察院御史袁甲三調卽墨營參將劉玉豹、孝廉臧紆青忠壯營勦桐。十一月十七日，賊援至，戰於南郭，敗績，臧紆青力戰死之。諸生張勳、儒士吳文謨同時殉難，兵勇陣亡者三百餘人。

是年四月，舒上舍鍾繼昌起義勦舒，圍城下，賊首羅大剛破其師，奸民執繼昌送賊中，遭極刑死。六月，桐孝廉方正馬三俊起義霍山，統勇抵舒，金梵寺乏食，舒賊夜襲之，三俊陣亡，勇多遇害。九月，廬孝廉方正吳廷驥起義，克廬邑，未一月糧盡，賊復陷之，廷驥殉難城中。時袁甲三鎮臨淮，軍聲遠播，前南陽知府葉法、懷邑人相約徐宗亮、胡大新、方正抵臨淮乞師，同謁袁甲三，痛哭長跪以請。胡大新復至，上書曰：『皖北連疆，虎狼蔽道，新等食茅踐土，二百餘年，而草野孤忠，不堪報國。方今賊勢窮蹙，機有可乘，李方伯復武昌，向軍門圍白下，廬有福中丞之勁旅，舒有秦大帥之重兵，苟有一旅之師，直搗桐穴，賊少接應，唾手功成。待廬舒盪平，直取安慶，則潛太諸賊必聞風遠颺，楚皖若定，金陵賊必爲釜魚矣。明公久有安天下之心，無分畛域，相時調度，新等願効力軍前。』甲三允之。乃調孝廉臧紆青率忠壯營一千三百人，參將劉玉豹率卽墨營兵



五百人，勦桐，攻安慶，葉法胡大新嚮導，刺史李安中督糧。十月二十二日抵六州，二十九日駐舒南塹，大雪莫能進。曹向榮親臨犒師，意留紆青攻舒，舒克然後共勦桐，張勳與定三不相得，力阻紆青。十一月初二日，奪北峽關，殺僞啓天燕李文定，生擒賊十三人。紆青入關中，耆老叩於馬首，壺漿載道，爭供芻糧。是夜星斗無光，怪風大作，懸崖墜，大木傾，次早河塘水沸有聲，湧起漫地。初五日，長驅圍城，劉玉豹攻東門，賊紆青攻南門，賊僅千餘人，負固不出，兵勇皆未築壘，居附城一帶民房，李安中請乘北山破城，紆青不可，紆青惟懸旗城下，招賊投誠。時隨營者鄭福照、張勳、徐宗亮、方正文、漢光、戴鈞衡，欲攻城皆慮兵單，議募東鄉練士，固請，紆青弗許。初九，西賊踞陶冲驛，紆青夜襲之，一鼓殆盡。十二日，廬邑賊繞道至天林莊，紆青分隊往追，賊遁，勇獲輜重，已有歸思。十七日，賊首楊國宗擁賊數萬，自安慶抵新安渡，直逼城隅，半出西路三里街，半伏南路油口巷，紆青至南河，不見一賊，轉入石河，路間賊四起夾攻，迫不識徑，飛子中紆青馬腹，不能行，引四十餘人避入竹林，距青蓮菴數武，下馬曰：『事不濟矣。』解紅風巾及佩劍付僕遺其子，見物如見父也，勇力請負出，紆青奪劍自殉，卽去衣冠，覆土垣掩蓋，隨渡河走南岸，互殺至東路，未折一人。城賊啓宜民門，欲襲營後，適孫蘭卿帶龍旺練勇直下北山，張同泳都珍率東郭練勇會堵，賊遙望，知有備，疾退入城。劉玉豹馳救受傷，李安中隨十數騎回六。張勳聞紆青被困，偕吳文謨督勇往援，行至文菴，勇散，勳獨往，胡啓周從之，賊隔塘拋藥包，勳仆，啓周急護之，被殺於道旁，謨繞田間，亦爲賊逐殺。黃文讓、石河人，得紆青屍於青蓮菴下石澗，蓋賊已移出竹林，密送山中，衆購棺厚殮，由舒中海河達六，迎殯臯陶祠，一軍盡哀，觀者莫不下淚。紆青生有下血疾，私衣後隔片紬，其僕識之，卽令撫棺返。張勳面目燬變，手掩私，仰死沙灘，常服灰紬皮

袍，惟背尚存一片，友人審顧確，夜扛至茅草尖殮埋。吳文謨來營時，其祖母恐足寒，令內著氈襪，家人潛覓莫辨，視襪始昇歸。此一役也，忠壯勇目陣亡者九人，勇死者百餘人，營夫死者二百餘人，卽墨營兵死者十人，然賊羣畏忠壯營，追不敢逾五里。賊孝廉紆青，字牧菴，宿遷人，爲天下奇才，精於韜略，自選大奇隊名忠壯營，袁甲三奏假四品銜，專勦淮匪，一時號召，悉服渠魁。今以一旅之師，歷千里而奪關戮賊，進圍城下，馳堵賊援，卒至深入孤軍，不惜捐軀報國，誠千古豪傑。著有「易說備遺」，已焚失不可攷。張勳吳文謨陣亡，稟請袁甲三附奏，限於成例，惟崇祀昭忠祠。勳前聞馬三俊陣亡，痛哭思念，嘗吟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今果殉難，故邑人哀之尤深，擬復請襲，後方宗誠爲作義士傳，言其生平頗詳。孝廉戴鈞衡眷屬避於田舍，凡隨營紳士，賊索之甚嚴，其妻李氏曰：「君懷義憤，徒爲賊害，毋益也。福中丞誼屬師生，甯赴廬郡。」臨去泣囑衡「勿以家爲念，如不測，我必不生。」適佃人有與衡父爲仇者，夜引賊至，執李氏及女順姑（甫六歲）妾劉氏將臨辱，俱繫送城中，李氏於途間以利剪刺喉死，劉氏不屈，囚一月，生女立斃，日泣罵賊不休，賊縛至東郊，磔殺極慘，僞職憐收骸骨，並購釋順姑歸，文漢光爲作雙烈傳。縣吏何振啓，素有膽略，在職有年，嘗潰兵搜庫時，振啓力拒，幾爲所傷，集賢關失，振啓約里少健勇者數十人，終日操練，謀共禦賊。及聞警，各持械，衣青短袄，齊集南河，張勳壯之，招至馬前，溫語撫慰。及交戰，徐勇先奔，勳因使振啓追止之於東門橋上，不意賊已陷南城矣。迨忠壯營抵桐，軍圍城下，振啓預籌供應之物，軍士咸德之，勳因導其見紆青。振啓密稱城賊無多，不難立破，夜向城西北傍山雉缺處可逾而入，紆青然之，給功牌，獎其義舉，已定於二十七夜攻賊，振啓引勇自城西北先登矣。及師敗，潛尋紆青屍，爲賊獲，施以炮烙。

之刑，不屈，囚半載，一日罵賊首，賊怒殺之，附奏祀昭忠祠。胡啓一本作德周者，前爲局勇，城陷隨動往來戎馬間，服役經年如骨肉，從勳遇害，未獲其屍，附奏亦祀昭忠祠，戴鈞衡爲作義吏傳義勇傳。

五年乙卯冬十月，巡撫福濟檄投効胡大新募勇三千人，會提督秦定三勳賊。勇曰吳宗錦稟請自備資斧，募楚勇一千五百人會勳營南獎。

胡大新投効廬陽，奉福濟札，募安定勇三千人勳舒攻桐，就地籌餉。吳宗錦自備資斧，稟招楚勇，編爲一軍，火藥月秦營就近分撥。十一月二十一日，大隊進抵舒城之飛龍橋，定三親點勇名，犒師四百串，時大軍屯東北，曹營屯西，惟南路最虛，賊有接應。大新請營南獎，以斷桐賊往來，遂屯於黃家灣，宗勇紮錦前三壘。

六年丙辰正月上元夜，舒賊棄城遁，胡大新攻城南獎，克之，進奪北峽關。

十五日，賊於城頭作燈戲，金鼓四鳴，旋見火藥光，頃賊啓南關遁去，奔至七里河，不及渡，赴水死者孔多，潛過南獎營，大新方出隊，有探馳報，賊已棄城，飛稟秦定三，出追不及。大新進圍南獎三日，克石營，得子藥三千餘斤，白米七百餘擔，勇日夜奪北關，斬賊首百餘級。

三月，安定勇移營呂亭驛，賊至，陣亡二百餘人，孝廉方正文漢光狙殺吳宗錦。

初，文漢光會議籌餉，聞大新先入關，忌之，陰阻秦定三勿撥子藥，函囑北保勿給軍糧。十三日，大新營驛前崗，宗錦營驛後埠，糧盡藥缺十日，力不能支。二十四日天明，城賊至，棄營回奔白沙嶺，賊追及，力戰陣亡者二百餘人。既大新籌火藥於六州，宗錦守關中益固，賊復來襲，力堵白沙嶺，奮殺數百人，勇日食粥一餐，俱無去志。方秦師之在舒也，民不聊生，貴勇聚劫鄉村，有殺倪氏眷屬者，倪將赴廬控，定三懼，漢光定三計殺

二勇，肩首級，駕言獲桐勇之殺倪者，號示舒民。又陰使關內王、笪、梅、諸家詣秦營哭訴，又德舒紳士連名控桐勇越境殃民，又浼舒令通詳飛檄乞撤。未幾宗錦被逮，爲廬州府金光著殺之，福濟遣弁往提，已不及救。一時諸勇解散，沿途稱冤。於是福濟召大新赴廬營差遣，桐賊繪圖懸格示，獲胡大新者賞以千金，並掘大新東烏石崗祖塚。吳宗錦黃陂人，勦賊圖功，索餉已甚，但桐爲舒廬門戶，兼秦定三孤立兵單，宗錦據要守關，備嘗辛苦，雖就地籌餉，罪不至誅，足令殺賊者灰心，而賊愈得士負固。皖北將士聞之，莫不憤激不平。六月，賊過東鄉周家潭，焚山邊，章氏陣亡者七人。

賊自無爲至桐，以周家潭爲便道，初一日自午至暮，接隊而來，欲館山邊，以分其衆。章氏拒刺賊馬，賊首怒焚其村，章氏數十人荷戈出敵，羣賊掩至，殺四人，次日天明賊行，章復追殺，又死三人。

八月，提督秦定三統松濤銅仁兵二千人，貴勇一千五百人，舒練三千人，六練二千人，自屯鋪入關，連營胡家鋪一帶，進紮欄杆山，賊援至，圍之，歷時十八晝夜，壽春總兵鄭魁士自巢邑馳救，未至，圍解。

定三駐屯鋪半載，三河廬邑相繼肅清，乃拔營入北峽關，分屯胡家鋪一帶，賊踞城不出，築壘於東烏石崗，孝廉方正文漢光承辦軍需，前令成福就地籌餉，總局設楊家河張宅，接踵者皆仰望於漢光。初漢光依秦營，允入關月饋勞師四千兩，今近城下，定三欲踐前言，漢光以壺漿爲詞，勸巨室捐，衆弗聽，用方生宗誠策，激怒成福，使其嚴辭切責曰：『某也蓄髮有負國恩，某之族人爲著名賊首，某以士林充僞職，某擁資供賊需，欲自彌縫，勿吝捐納。』時有金星燦者，名斗生，漢光名斗垣，一時有南北斗之目，定三素重星燦，漢光誠恐分權，誣以阻撓，遭成福恥辱倍至，於是各相變產，仍聽命於漢光，十日之間，繳秦營四千兩。北關袁得勝

以破廬郡得功，腰纏最厚，因賊戮其父母，欲復家仇，願募勇三千人獨成一旅，但求給糧一月，首先克城，定三壯之，諭總局籌米百擔。袁一夕築五壘，連朝破賊，烏石崗三壘賊盡入城，遠近納粟者惟恐或遲。漢光忌袁居功，乃短之於定三前，謂袁勇皆北土匪，藉搶居民，定三怒，召得勝，欲殺之，曹向榮求免，出隊撤勇，要殺於路者數十人，得勝自經死，冤哉！惜哉！九月移營欄杆山，舒練孟雲霞吳天成營於十里鋪，六練曹繼興薛鳴崗營於魯望墩，省賊來援，號稱三十萬，自黃泥崗至呂亭驛，三面盡築土垣，糧道不通，局人星散，幸鄉民逾山負米，夜納營中。方生朝覲急募六勇二千人，籌餉不敷，至三十里鋪不進。時巡撫福濟駐巢邑，朝覲馳往乞援，福濟回廬州，命鄭魁士全軍進勦。賊探援師將至，悉棄土垣，十九日天明，驟解圍去。此十八晝夜，賊勢洶洶，而調度得宜，將士嚴守，非定三老於師旅，孤軍安得無虞？惟論邑紳解圍之功，獨保文漢光祿寺庶正。方鄭師之未至也，先命參將江忠濟擇十里鋪營基，單騎中賊鎗，死之，殮埋於靈谷寺倪宅後。又遣參領滕德率馬隊掘平坦營濠，日暮，飲馬河水，賊突出，殺民夫雉髮者百餘人。魁士入關，聚奎往迎投稟，稱馬兵縱賊害民，魁士不悅，西南乘間慙漢光短，謂漢光勒捐冒功，逢迎秦師，我輩但聽公命，竭力輸將，魁士亦諗漢光，委營弁坐提籌銀四千兩，由是局董水火，兩帥不和。時署安慶府陸□署令陳建章，魁士皆鄙其無能，惟索餉於成福，城局陳光輔、吳孫謹、姚以增、方朝覲、光進修、馬起升、孫長燾、南局金星燦、吳谷、吳元甲、龍炳、汪先植、章于錦、張蔭、西局黃其忠、黃俊彩、張懋、黃朝瑞、北局朱慶源、吳康弼、程恩綬、蔣正奎、東附北局惟周蔭南、房熙敬而已。時福濟統師駐北關，胡大新隨營差遣，朝覲因約而見，面陳近日軍情，並道籌餉維艱，地方竭蹶，且慮漢光過激同事，致兩帥參差，懇公一語而安。早期滅賊，福濟曰：「桐才倍出，弊在爭權，秦帥老

固貪財，鄭帥亦剛愎輕聽，文漢光獨豎一幟，忌才如仇，我當與二帥書，分局籌餉，西南歸鄭，城東北歸秦，如此兩帥不偏，局人亦不爲二帥所苦。」於是總局虛設，分局繳捐。時值旱荒，擔米價已八九串，營勇或不接濟，坐局守催，甚至局人遠藏，追索毆辱。十月，六安孝廉李元華自無爲統勇七千人，將由桐勦潛太，局人力不暇，稟懇福濟預止之，胡大新奉命往迎，改道由舒中梅河以進。穎毫張樂行猖獗，上命鄭魁士往勦之，邑人公乞福濟奏留，囑大新繕稟，其略曰：「秦帥善守，鄭帥善戰，皆不若我公之調度有方。」福濟悅，奏留魁士，乃拔營回廬陽，調漢中鎮總兵郝光甲四營守桐三十里鋪，以爲犄角。

十月，秦定三命參將鮑雲翥守廬江，賊至，棄城走界河，安慶衛守備洪鐘死之。

賊破無爲，乃乘勢襲廬邑，定三命鮑雲翥帶貴勇五百人，舒練一千人往守，聞賊至二十里鋪，不敢入城，復駐界河。勇成羣搶掠，民憤，格殺孔多。洪鐘探至烟墩，遇賊殺於廁，雲翥疾奔孔鎮，繞道回營。

十一月，鄭魁士攻賊於烏石崗，秦定三師退，守備劉光壁陣亡。秦師屯月山下王莊，鄭師屯黃泥崗一帶。初三日，魁士首攻烏石崗，城賊齊據老人倉，勢甚猖獗，勇目劉光壁持洋鎗帶數十人奮勇衝鋒，城賊回，舒六練勇繞蛇山夾攻，鄭勇半抵濠下，烏石賊倉皇欲出壘，秦將羅大椿忽收旗撤隊，舒六練不敢過濠，城賊蜂湧來援，鄭勇受圍，光壁中炮死，魁士怒，親麾隊伍力戰出圍。倘大椿師不撤回，光壁不死，何難立破其賊壘哉！

賊夜襲鄭營，副將蕭同福、遊擊葛茂永陣亡。初五日，賊四鼓襲鄭營，魁士有備不出，各營環施鎗炮，賊多死傷，天明賊漸退。首營將蕭同福中哨，葛茂永踰垣奮追，及老人倉牌坊前，賊伏炮中，同福、人馬俱歿，擊茂永

於石澗，手足遺殘，勇力奪同福屍歸，殮葬於冷水澗馬莊王宅下。收茂永骸骨，營友焚灰攜返鄉。

十二月棕賊遁，童子仁請守，秦定三遣曹繼業帶六勇，胡大新帶常勝勇往堵，成福監之。除夕，省賊破曹營，繼業殉難，勇死百五十餘人，成福奔乞舟師，副將李德麟登岸追剿，賊退二十里。

棕陽賊三百餘人，黨羽爲亂，悉散，童子仁赴秦營請守，乃遣曹繼業（向榮四子也）帶六勇八百人，胡大新帶常勝勇四百人往堵，成福就地籌糧。二十日自孔整隊紮義津橋高崗，次日大新密至會宮，直搗僞國丈張逸民宅，惜五鼓帶數十賊逃往連城。二十五日移棕，小榮留四百人守餉，抵棕駐上市口賊壘，常勝勇紮白鶴峯。二十九日，省賊欲渡長河，常勝勇乘小舟以排鎗擊退，賊遂潛過華山渡撲曹營。曹勇據營，方施鎗，火藥忽焚，賊乘危攻陷，曹小營死營中，受藥傷者半沒於水，共死勇一百五十餘人。邑人姚光國振儀殉難，常勝勇堅守白鶴峯不出，成福奔赴長河口乞舟師，副將李德麟登岸追剿，賊退二十里，仍聚華山，安慶府陸□督義津勇至官木橋，馳救不及。棕爲皖賊出沒之地，非重兵不能固守，大新夜率勇回堵義津。

邑人甘紹盤黃文讓復謀內應，請於秦定三，方攻城事洩。初，張開運爲賊擄脅，巡守北門，因約同青陽劉懷義等數百人謀爲內應，藉黃文讓甘紹盤請於福濟，濟囑勿告秦鄭，以撫標攻城。適北匪蔓延，疾回廬郡，至是開運復密約紹盤，因漢光達定三，訂十二月二十八日夜舉事，先燒火藥局，潛啓北門，爲營弁爭賞誤期，法以正月三日，賊監軍書記方道生，亦城人，料官軍不可爲，恐遺己禍，乃告守賊，殺劉懷義並同黨數十人，開運逃，其叔縛送賊，亦殺之。

七年丁巳正月，城賊出掠孔城，鄭魁士遣支玉柱帶六勇往堵，調胡大新常勝勇自義津回守，會廬江賊來襲，

六勇入市剽掠而去，孔城道塞。

初八日，城賊夜掠孔城，天明集練追之，殺賊首，獲馬獻魁士。孔爲各營交易之地，魁士因遣支玉柱帶六勇五百人會鄉練防堵，又調胡大新回守歡喜崗。十八日，廬賊來攻，未至孔，六勇索餉，先入市搶掠鋪戶，並充賊劫鄉村，大新拔師回鄭營，自此斷孔糧道。

二月初四日，壽春鎮總兵鄭魁士提督秦定三全軍踰嶺退至舒，鄭魁士回廬州，秦定三走六州，候補道恩錫殉難營中，經歷鄭士節死嶺下。初六日，賊陷三十里鋪四營，漢中鎮郝光早死之。

六年秋，皖北赤土，至七年春，諸邑大饑，城外凡民充勇者又未能飽腹，遂起意投賊。賊勢縱橫，桐三四十里間已成賊窟，各營采買，升斗維艱，途中恐賊劫糧，互相出隊迎送。鄭師紮黃泥崗下，秦師札月山之西，兵勇或死或逃，兩營大恐。定三密會魁士，決議合軍由山徑退舒。初一日，兩營齊撲烏石崗，收隊半入魯硤山，至日落又作出隊之狀，覓嚮導裹糧兼行。初二日，天明，兩帥馳會於板橋嶺，馬兵於五鼓縱火焚營，賊始未逆料及此，迨知已退，乃疑不敢出。初四日，天明，追入魯硤山，飢勇多從賊入城，恩錫策馬回奔，自殉營內，鄭士節負疾至嶺下索飲，遇賊害之。定三走六州，魁士回廬郡，賊進圍三十里鋪。初四破四營，兵勇死者千餘人，逃舒廬山中者悉免，郝光甲殉難白馬嶺，山民藏屍石穴，潛送廬陽。初八日，賊入舒，十五日六陷。

八年戊午九月，湖北巡撫胡林翼東征，副都統多隆阿圍安慶，浙江布政司李續賓率湘營克潛太，進勦桐賊，直逼城下。初五日，四鼓，賊遁城克。十月初二日，克舒，攻三河不克。賊援至，掘水道陷營，十五日李續賓殉難，十九日桐陷，安慶兵亦解圍。



五月布政司李孟羣克六安州，進圍舒邑，旋潰。時福濟入覲，孟羣護篆，未三日，賊陷廬州。適新撫翁同書由六合馳皖，擬前進守奠阜，而敗兵已逾巴斗嶺間，一時隊伍疾奔，退至懷遠。孟羣統馬步兵勇回保六城，自此皖北沸騰，賊焰復熾。八月，胡林翼調師東征，十日之間，肅清潛太。多隆阿統十二營圍安慶，李續賓統湘軍十二營攻桐城，九月初二日，駐青草塢，初三日，長驅至龍河，進紮石河一帶，初五日，由陳智鋪出古塘，立破烏石崗賊壘，直逼城下，賊不敢守，四鼓賊啓宜民門遁，初六日，大軍分追十五里，方收隊入城。隨營知府張家駒署安慶府，六百丈巡檢陸枚攝邑事。續賓采買軍米，先由營務處領銀，湘勇萬餘人，絕不往鄉索薪草，留趙克昌四營於東郭守之。西里僞軍帥鄧謨占民田，毀廟宇，賊孝廉之敗，實謨泣請省賊來援，前李孟羣克六州，又圍舒邑，謨畏罪陰欲彌縫，賄邑人姚賦彤，得孟羣諭辦團練。至是彤回里，邑正忌謨，又賄彤見家駒，謂孟羣諭謨買米，家駒怒，頒示責彤，獲謨送克昌營，勇以亂箭射斃。十月初二日，續賓克舒，由仙人橋攻三河，不克。三河地小而固，以水爲城，續賓連營西圩，賊隔河據岸，夜掘圩水外灌，又決河水合流，漫溢出濠，漸浮營堞。廬江賊自東逼近，廬州賊由北重圍，馬兵二營毗連西營里許，賊用鍋埋平沙下，馬出踏足穿鍋中，悉爲賊擒，營人大恐。十五日夜，西圩折（浙）勇不識徑，賊四集，遇害者多，續賓隨親兵數十人力戰殉難，候補知府曾國華死之，五營將士奔金牛，用花筒奪路，俱由柯家坦入奇嶺達潛。趙克昌方調練守城，聞安慶撤圍，亦拔營回□邑。十九日，桐復陷，追殺練首葉瑞亭並附營雜髮者。李續賓湘鄉人，選練勇名湘營，自成一旅，身先士卒，念切民艱，久立戰功，恢復二十餘邑，爲胡林翼右翼長，累遷浙江布政司，今以彈丸之三河，垂成功敗，倘天稍留名將，足救皖北億萬蒼生矣。義士解先亮得李續賓屍，歸殮，十年，賓弟續宜勳

桐賊，迎柩返楚南。

九年己未七月，賊圍東鄉，練丁力禦旋敗，義勇陣亡者二百二十有一人。

東鄉迎接大江，地極富饒，居民多習拳棒，如周、章、王、吳、巨族，素與賊抗。自賊踞城以來，薙髮如故，不應賊役，不納賊稅，或有過境需索者，即戮而棄諸水，賊啣恨非一日。六年邑旱，有奸人蠱飢民千餘人，置旗幟刀矛，勢將舉事，諸生周如海、周蔭南、周室輔討平之，賊畏練勇之強，不敢窺伺。至六月，四路悍賊合圍東鄉，東踞牛鋪，北踞磚橋、黃墩、西沙、距沙磯、昌羅河，其時各族長調度練丁，東堵小嶺、蜜蜂嶺，北堵高磯、分水嶺，西北堵黃蘗、牛石嶺，擔糧食，歷風雨，冒矢石，毋間晝夜。七月十二日，賊一股由孫家坂進，章冠鰲偕族人南圍，統練丁殺賊無算，鰲力盡陣亡。又一股暗渡黃蘗嶺，練丁抵禦，義勇在孫家坂陣亡者，山邊章氏十二人，薛慶三人，在黃蘗嶺陣亡者，周氏七十八人，又十三人，鴉山王氏四十八人，又七人，吳家橋吳氏十三人，又八人，馬鞍山二十八，後埠潭一人。賊一月盤踞，山邊遍遭荼毒，與偽職私訂和議，賊心怯東人，各始解圍。

鳳鶴小草

據北京圖書館藏鈔本

# 風鶴小草

桐城虎口生胡潛甫著

## 秦鄭兩帥勦桐節略

丙辰八月，三河廬邑肅清，秦帥統松濤銅仁兵一千人，貴勇一千五百人，舒練二千人，曹勇二千人，長驅入關，分屯胡家鋪一帶。賊距城不出，連築三壘於烏石崗。文徵士承辦軍需，設局三十里鋪，成公爲舊令尹五齊總辦捐輸，憲示煌煌，就地籌餉。初徵士依舒營，專懷詐術，每以甘言重幣預爲立足之階，曾約秦帥入關，月饋犒師四千兩，營人亦悉爲籠絡，羣起推尊。如六之曹義士春榮，尹孝廉名寶，銜字堯唐，舒之孫金苗，童響泉兩練者，下至勇目余潮輩，莫不殷殷款洽，適館授餐。及大軍駐桐，營人往來無定，度徵士不忘夙好，東道有人，乃過訪慳一面之緣，居局下逐客之令，覺今日權歸掌握，卽曹尹未敢抗衡，而視孫童輩交遊，豈復念從前高誼，所以營人奮激，直欲殺而甘心。（下恐有缺頁）鄭帥先期進勦，軍聲浩蕩，百里旌旗，曹勇方出隊呂亭，賊疑援兵已至，東北土垣悉棄，難民逃出者數百人，三鼓火光燭天，賊驟撤圍去。此十八晝夜，賊亦知老將威名，雖未出壘交鋒，而堅守實調度有法。徵士久與秦帥善，冒爲己功，方生金生及籌餉出力者未登荐牘，獨徵士保受光祿寺庶正，未始非犒師之一道也。予奉嵩名瑞貢南鎮營務，札繪撫軍營基，旋迎宮保入關，卽歸里謝喪省墓，徵士甫見，猶藏禍胎，幸同人訴于前冤，浼成侯轉達宮保，徵士與名稟首，堅留局幫軍需，鄭帥連營黃泥崗，參戎江忠濟中賊炮死之，浮葬谷靈寺倪氏宅後。始

滕協領先鄭帥至，掘十里鋪營壕，賊窺爲馬軍，攻其無備，民夫薙髮死者百餘人。鄭帥至，徵士上書，歷數滕將之不足恃，鄭帥怒未洩，見桐人但譏徵士恃才，西南啣恨最深，乘機痛訴，並謂藉秦帥之寵，挾制犒師。鄭帥立札成侯籌捐，諭徵士首繳餉四千兩，城局陳茂才子文、方明經子觀、孫上舍子壽、吳少尉師葛、姚別駕心田、方茂才慎伯、馬茂才慎甫等，南局龍副車□、汪少尉□、金茂才斗生、吳茂才康成、章訓導炯、菴、方上舍崇鼎等，西局黃上舍其忠、率弟茂才俊彩、長子子芝、族弟子琴、朝瑞、及張殿菴等，北局程茂才莘民、蔣參軍星垣、朱茂才慶源、吳上舍仲甫等，東附北局惟房茂才協唐、周茂才敘堂二人，公局移楊家河，何石齋司糧、馬謙谷司賬，各分畛域，西南多聽命鄭營。南紳方益齋會捐二千金繳公局，鄭帥復面捐一萬兩，亦勒徵士催交，成侯乞病去，陳二尹梧崗代庖，營弁連絡局中，徵士痛哭欲死。予念邑事決裂，同方生謁宮保於北關，道徵士母老乏嗣，仰懇憲恩曲宥，乃諭各鄉設局籌餉給各營。時李孝廉采臣假道桐西，進取潛太，既供應不暇，無力勞軍，而大隊沿途又防侵擾，同人囑稟宮保，札由舒徑襲潛，乃偕蔣星垣、章炯菴迎孝廉於廬邑，述及宮保之命，方改道西征。值捻匪未平，猖獗北道，上命鄭師會勦，全師齊赴臨淮。桐人憂秦帥兵單，勢難禦賊，方生金生倡議，囑予作千言書，公乞宮保奏留，長跪不起，宮保乃止。鄭帥旋振旅回廬陽，飛調郝總鎮一軍堵三十里鋪，以成犄角。惟賊壘負固，未易圍城，勇目成羣兇索局董石米已七八串，措備未遑，甚至局董潛逃，追促毆辱，生於憂患，等於囚人。里人張子濱約爲內應，事洩，子濱殺而賊守愈嚴。十二月，賊陷巢邑，無爲，廬邑告警，鮑參戎分軍往守，一戰棄城，洪聲遠死之。安慶衛守備方棕賊云亡，童少尉子仁赴營請守，秦帥命秦刺史帥之姪名子仁成大令督曹參軍曹晉榮四子二千人，予

督桐勇五百人戍之，留隊約千人，止義津領餉。曹營上市口，予營白鶴峯。念八日省賊暗度華山，聚上市口半日，曹營火藥忽自炬，賊方進圍，參軍力不能支，踞營殉難。陸太尊將後隊，至中渡，聞營潰，仍返義津。此一役也，陣亡者百有四十人，藥焚赴水死者半，予營近水師咫尺，李帥登岸爲援，合我軍夾攻，賊退二十里。惟棕近省，賊出沒無時，苟非重兵決不可守。除夕回堵孔城，孔城係魚米之區，兩軍日於此交易，秦帥屢召徵士不見，已知事不可爲，方悔當日之信從，深惜袁勇之誤撤。丁巳正月，命支玉柱霍邱人督勇來孔，諭予籌餉共守之。旋棕賊雪夜渡河，欲斷我軍糧道，勇乘危搶奪，滿市一空，予馳稟鄭營，不及分兵往勦。時各邑荒歉，饑民嗷嗷，充勇仍不可活生，俱苟且從賊，賊因烏合之衆，半壁沸騰。前調郝帥四營，甫至三十里鋪，寥寥村鎮，久絕人烟，沿路枯骸，盡屬逃勇，桐已無地籌米，惟采買舒糧，彼軍送而此軍迎，中途賊尙窺伺。秦營去鄭營僅五里，賊漸密布重圍，兩帥會商，逐次由山徑撤退，二月初二日，兩營全隊齊撲烏石崗，收隊半入魯硤山，至日落又作出隊之狀，昏夜覓嚮導裹糧潛行。初三日酉刻，兩帥率親兵馳會前隊於板橈嶺，各營俱奔山徑，約集隊伍於舒。馬軍至三鼓炬營，賊猛見不敢出，天明始追及魯硤，飢勇多從賊入城，息（恩）觀察殉難營中，觀察名錫，鄭帥營務處。鄭參軍死於板橈嶺下，名衡，營記寨室。廬賊進圍三十里鋪。初六日屠營死者不及千人，盡奔舒嶺四散，郝帥誤入白馬嶺，聞死於山峽，誠天意也。初七日，予茫茫歸六，移母柩於河西，但期六人不復遭劫爲幸，然桐營一潰，烽火連天，倘徵士不忌袁功，一鼓克城滅賊，不惟桐安堵，而舒廬永享昇平，何至數百萬生靈同聲一哭，此固天不厭亂，亦人心之所致也，可哀也夫！傑士能懷救世術，義師濟濟以和克，權歸斗筭徒害人，將帥心貪終負國。皖北烽催浩劫開，斯民塗炭亦何極？

毀家抒難空捐軀，忠憤殷殷欲滅賊。千古偽儒悉好名，遇事攬權不可測！世亂自命為英雄，狂談忠孝本無匹。獄符三字永含冤，李代桃僵善粉飾。同道相謀標榜成，重幣甘言圖宴逸。倦遊異地哀王孫，得志歸鄉不報德。畏死爭功祇兩途，忌才那使人容膝。目空座上酒盈樽，肝胆不存氣節失。踐土食茅二百年，萬金籌餉又誰恤？邑無賢宰制驕人，致激西南分軫域。妬起軍門蓄禍胎，堂堂大帥不相得。懋功善戰本勳臣，謂鄭帥老將威名盡守力。謂秦帥大敵當前未易謀，孤城負固長荆棘。鄰封告警賊乘虛，況值年荒民乏食！四境分軍特禦防，健兒臨陣含飢色。一朝烏合布重圍，百里倉皇道路塞。徵士出關更姓名，高懸秦鏡空相識。當時義勇苟能容，一鼓克城或可必。可惜萬軍如散潮，崎嶇山徑欲生翼。北留孤壘血風腥，忠將高峯誠惻惻。謂郝帥半壁滔滔豺虎叢，鄉關回首征雲黑。仰天痛哭早無家，赤足聊奔古蓼疾。伏劍從戎念不休，再來故國知何日？

尹刺史堯唐與金刺史，僖參戎誓守六城，適來秦帥敗軍，欲留而苦於糧餉，兼人心渙散，呼應不靈，二月十五日賊至，不及備，秦帥赴廬郡，金僖奔壽春。公乃衣冠坐明倫堂，羣賊驚見，不欲殺，遂怒起奪賊及以自殉，誠皖北忠士第一人也。

偉人逢亂世，志欲全金甌。守土原無責，甯忘報國憂。憶昔攻舒賊，義旗誓不休。東南助練士，老將已白頭。曹公與公皆六東南練總奏凱方逾歲，鄰封碧血流。烽蒸二百里，殘旅未堪留。賢牧有去志，孤城孰與謀？吾曹臨大節，舍死又何求？衣冠依聖宅，聊謝讀書儔。此生難討賊，遺恨尚悠悠。春草年年綠，忠靈聚六州。斯文天欲喪，血食祀千秋。

十七日，賊出掠河西，入周氏田舍，突見母棺甚固，疑為晁氏藏珍，用及啓窺，俱駭而去。時家人同晁氏



風 鶴 小 章

眷屬避於水圩，約距田莊廿餘里，夜聞報即往視，痛不欲生，幸別駕覓漆灰封蓋如故，遂擇山徑浮葬。慘哉遭浩劫。此則貪且殘！既掘東山墓，子烏石崗祖塋被賊平三年夢未安。他鄉聊託足，莫盡菽水歡！終天永抱恨，骨肉未曾寒。城危無殍所，借地隔河干。烟塵捲西郭，烏合如狂瀾。焚掠入田舍，突然見朱棺。翻疑藏寶玉，啓視發長歎。乍目親骸露，空號折肺肝。孤兒不及料，縱死責何寬。細雨飄春夜，倉皇束手難。幸逢將伯助，封掩得金丹。莫向佳城卜，松楸近翠巒。人生多患難，誰歷此辛酸？

二十七日聞賊及圩，一時呼號之聲起於曠野，全家急赴水，賊距圩里許，即搬物入城，晁氏呼人援之，惟三女六齡、四女四齡，沉水即歿。二兒年十五、三兒年十一，方避山崗，日暮歸圩，路遇十數賊，欲擄去，兩兒哭罵，賊怒以及擊，俱傷臂。時斷炊已久，含餓難堪，甫十日相繼亡，人世傷心事未有甚於此者。

人生處亂離，骨肉情難已。賊非徒殺人，辱身不如死！全家數莫逃，巾幗識大體。弱女俱成行，甘心赴此水。那測淺與深，髻齡悲頃委。兩兒方遠藏，歸路逢虎兇。不畏賊相凌，但知從賊恥。兄携弟亟歸，撫臂不忍視。久雨當春寒，含傷復呼癸。可憐相繼亡，仍着舊衣履。片板自瘞埋，同作他鄉鬼。坏土記姓名，尋兒歸故里。相依大母安，聊避黃泉裏。手足本愛憐，莫教妹流涕。患難人共嘗，慘目誰如此？流落歷衰年，吾生長已矣。離家歿七人，回首日無幾；富貴愈心灰，還鄉悲更起。

三月，賊勢稍定，攜眷乞食繞道回廬馬槽。

世少桃源莫避秦，光天又復捲烟塵；可憐到處留枯骨，虎口餘生僅五人。

千金懸格繪圖開，賊懸格繪形能得子者賞千金。前度劉郎去復來，我命雖微終有數，當途狼子漫相猜。